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五十回 鈕愛卿華堂設 鄒拜林北闕承恩

話說到了□八正日，親朋都來祝壽，鐵山夫婦大喜。蓋愛卿為人端莊穩重，內助稱賢，所以姑嫜□分歡喜，親戚們也□分敬重。今雖三□誕辰，居然熱鬧非凡。不一時姚夢仙夫婦二人也來慶祝，拜林一妻三妾：帶了佩蘭過來拜壽。斯時壽房內送禮人絡繹不絕，有的糕桃燭麵，有的壽幛壽詩，有的賀儀自致，有的酒券單呈。謹領的謹領，璧謝的璧謝。挹香自己也去相幫開發，忙碌不堪。忽過青田道人送禮至，乃是一副壽聯。挹香便開發了來人，取對觀之，卻是隸書八言，過青田自寫。句云：

喜溢蘭幃，半周花甲。春生梅館，一慶芳辰。

挹香看罷，大喜而贊道：「過青翁漢隸寫得□分蒼老而堅勁，真腕力也。」便命家人懸掛。

又見周紀蓮、屈昌侯、徐福庭、周清臣四人陸續而來，挹香命乳媪照料吟梅，在壽堂拜謝。頃刻間紛紛攘攘，滿座賓朋。陸麗仙、何月娟、胡碧珠、陸綺雲、吳雪琴、錢月仙、馮珠卿、王湘雲、梅愛春、章雪貞、汪秀娟、何雅仙、蔣絳仙等都乘轎來慶壽。挹香命內堂素玉等相邀進內。俄而聞報封門吳老爺至，挹香接進岳丈，殷殷謙謝，吳家慶亦遜讓多文。挹香命家人東西兩廳排酒□二席，款待親朋。眾親朋謙遜入席，鐵山主位相陪。不多時豁拳歡鬧，聲遍兩廳。門公又報葉宅少奶奶轎子到了，挹香叫小素去迎。慧瓊出轎入內，與愛卿等相見，喜笑滿堂。不一時仲英也至，挹香大喜道：仲哥哥，你們嫂嫂才來，你莫非押了隊，保護來的麼？」

說著大家笑了一回，一同入席。斯時省親堂上一個個披風紅裙都在祝壽，老夫人與愛卿□分忙碌，命排酒筵。

忽聞外面已是鑼鼓喧天，天場演劇，跳了加官。兩個小旦穿了紅綠襖走下來，請了一個安，呈上戲目請點。挹香即請岳父先點。吳家慶點了二出，一是《上壽》，一是《課子》。仲英也點了兩出，一是《藏舟》，一是《觀畫》。夢仙道：「我也來點兩出。」便點了《獨佔》、《佳期》，說道：「香弟有此豔福，此二出卻不可少。」挹香道：「倒是旦戲太多了。」夢仙道：「不妨，只要做得入化，我們多幾兩賞錢就是了。」於是周紀蓮點了《八陽》，屈昌侯點了《打車》，周清臣點了《盜鈴》，徐福庭點了《絮閣》。正點間，吳紫臣、陳傳雲到，挹香道：「來得正好，快些點兩出。」二人看了看，傳雲便點兩出，一是《彈詞》，一是《盜綃》。紫臣道：「我來點一出發鬆些的罷。」便點了《游殿》。眾人道：「倒也解頤。」於是挹香自己也點兩出，一是《驚夢》，一是《團圓》。命人人現身說法，窮工極巧做來，少頃重重有賞。伶奉命開場扮演。

挹香又至內庭謝了一回。內廳筵開四席，老夫人與五媳主席相陪，坐得花團錦簇一般。挹香一望，見慧瓊卻與夢仙夫人、拜林妻妾敘坐一席，□三四位美人分兩席同敘，暗想道：「我之表妹張素娟可惜遠在青浦，若說來了，此時亦可一斗其豔。」

正想間，忽侍兒稟報青浦小山老父進內。挹香大喜接入。小山道：「弟昨日到城，知表嫂華誕，所以特地而來奉賀。方才東廳上見了舅父，如今請舅母一見，並要請表嫂拜壽。」挹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小山道：「豈有不見之禮。」挹香遂陪了小山見禮畢，攜手往外而去，至東廳，邀小山入席不提。

再說挹香因內堂寂寞，又命家人去喚了兩個男說書，又喚了一個玩戲法的陶柳橋，演玻璃八件、扇戲飛盆。又去喚了福慶堂兩個歌伎到來，彈唱南詞。不一時俱至，呼見了老夫人、愛卿。老夫人、愛卿與眾美人並皆□分得意。俄而雙檔說書先開場，歌伎接唱，陶柳橋便將戲法開場。愛卿暗想：「自己也曾偶謫風塵，如今居然太太了，如此風光，真不枉我一番慧眼。」

眾美人喜笑滿堂，內廳上笛歌徹耳，拜林妻妾、夢仙夫人與謝慧瓊□分稱贊。

且說鐵山東廳上與小山甥舅相敘，各談積愆，鐵山道：「賢甥難得來的，盤桓數日下鄉可也。」小山道：「甥因置物來城，不能久逗，明日就要返舍的。」正說間，挹香來敬酒，各席俱畢。少頃席散不提。

到了晚上，仍舊開筵，大家都要公祝，挹香概辭不敢，至再至三，挹香只得應允。

到了明日，小山辭去，諸親朋公祝遐齡，又得□分鬧熱，鬧了一日。後日挹香重新答席，一連鬧了三天，方才停當。吾且不表。

再說鄒拜林二月初八日進了頭場，二月□二日二場，及至三場告竣，專候放榜之期。守至三月□五日揭曉良辰，拜林卻中了六□三名進士。重行殿試，點入二甲詞林。拜林命人報捷姑蘇。金、鄒兩宅知了，□分歡喜。鄒拜林停了數日，上了一本，歸家祭祖。挹香等都來賀喜，細罄離衷。忙碌了幾天，拜林挈眷進京，不表。

再說挹香過了愛卿的誕辰，稍稍有暇。一日，忽有人來報道，姚、葉二人請見。挹香疾忙出迎。二人進內，仲英謂挹香道：「明日乃院試之期，我們特來告知。」挹香道：「兩位哥哥平日藏器待時，如今及鋒而試，定可一戰勝齊。但場中卷子一切，務望自己當心。」便將文章的時調細細的說了一回，二人俱點頭稱是。少頃別去，端正進場。不提。

再說小素、琴音俱有身孕，已是□月滿足了。挹香此時亦是杜門不出，或在省親堂承歡色笑，或與妻妾們論古談今，或在書房中課些著作，或與子女們嘻笑玩耍。斯時吟梅、小蘭並皆乖巧非凡，挹香每逢愁悶時，看見了頓生歡樂。那日正在書房，忽聽一棒鑼聲，報姚夢仙取中了第一名洋元，葉仲英取中了第三名。挹香大喜，發付了報人，便往兩家賀喜。

及至歸家，經過碧珠家門首，挹香便進內去看碧珠。誰知碧珠身抱採薪，臥牀不起。挹香□分不捨，便慰問了一番，說道：「碧妹妹，可曾請醫服藥否？」碧珠道：「雖則延醫，即無見效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碧妹妹保重，我當明日再來看你。」

回至家中，人心香居，見小素已在那裡腹痛了，看他一陣一陣痛得可憐，□分不忍，便道：「素妹妹，可要我來替你挪挪？」愛卿笑道：「這又不是空肚痛，挪挪有什麼用處。」挹香道：「這個怎麼好？」琴音道：「生了下來，自然就好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我不忍看了。」便踱出沁香居，往家堂灶君前焚香禱告

再說小素痛了幾陣，頃刻間麟兒下地，穩婆報喜道：「卻是一位官官少爺。」小素聽了，□分歡喜。愛卿便命侍兒報知挹香。挹香聞知已產，便進房看視孕婦，又看小兒，倒也生得眉清目秀，心中也□分歡喜。愛卿道：「如今你好取個名了。」挹香想了想道：「乳名喚他魁官，字取亦香，可否？」愛卿點頭道：「吟梅、亦香，蓋取『吟到梅花句亦香』之義。」挹香道：「我又取『梅花嚼處即吟香』，之意。」琴音笑道：「不錯。」於是又托愛卿等照料，自己回至書房。

恰報葉仲英至，挹香即忙請進。仲英見了挹香道：「香弟，你為何好幾天不至我處？」挹香道：「因為拙荆分娩，所以無暇。」仲英道：「那位嫂嫂恭喜？新添的還是姪兒還是姪女？」挹香道：「小素弟婦生的，卻喜是個姪兒。」仲英忙立起來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愚兄到姪兒湯餅會時，又好一試啼聲矣。」挹香謙謝了一回，便問道：「哥哥今日至此，可有什麼事情？」仲英道：「昨遇綺妹家侍婢慧兒，說道你們綺妹抱病，□分沉重，要與你一見，托吾傳語與君。吾乃受人之托，特來告知。」挹香聽了，頓時坐立不安，說道：「如此我去看他。」便挽了仲英一同出門。

行至半路，仲英別去，挹香獨是一人往綺雲家來。甫入門，恰遇假母，挹香道：「媽媽，為什麼你們女兒害起病來？可曾延醫看治？是什麼病兒？如今可好些否？」鴛母道：「金公子，不要說來。那日我們女兒在花園中彈什麼琴兒，直至三鼓進房。大約受了些寒，那夕就覺有些不快。到了明日，忽然寒熱頻侵，臥牀不起。如今延醫診治，俱說內感鬱邪，外畏風露，病勢甚重，或昏或醒，不進茶湯。他也記念了你幾次，此時你來了最好了，快些裡邊請坐罷。」挹香疾忙進內，正遇慧兒，連忙嚷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金公子來了！你可是仲英公子寄了信來的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正是。我本不知，直至仲英說了，方才知。如今你們小姐可醒否？」慧兒道：「方才倒醒了一回，說及於你，如今又昏昏睡去了。」挹香便與慧兒一同進內，走近牀前一看，見綺雲的花容月貌非比從前，嶙嶙病骨，憔悴芳容，合著眼兒昏昏的睡著。挹香看了不覺淒然，乃道：「我這裡半月不來，誰知有此一變！」說著便

坐在牀前。

半晌，忽聽綺雲大喊一聲道：「我不去，我要等金挹香來了才去！」

挹香連忙答道：「綺雲妹妹，我金挹香在此。」綺雲開眼一看道：「香哥哥，你來了麼？我正有許多話兒托你。」挹香道：「妹妹有何說話？」綺雲道：「我的病大都不能好的了。我與你相敘多年，誰知竟要拋你去了。我死之後，你也不必悲傷，我箱中有珍珠百顆，你可替我售去了，料理我的喪事。我生前最愛袁墓之地，你可替我在梅花叢叢卜一佳城，將我的棺木葬在那裡，我也心感無既了。」說著叫慧兒開了箱兒，取了一百顆新圓珠兒，遞抵挹香。挹香大哭道：「妹妹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不要說此傷心之話。若說妹妹你真有……」說到此外，淚如泉湧，哽咽了良久道：「真有什麼不測，這些營葬之資，我金挹香難道不能辦麼？」綺雲道：「香哥哥，你還不曉得我性情麼？我索性古怪，不要別人幫助的。況且這些生不帶來、死不帶去的東西，要做甚麼？你且收了，倘日後我病得痊，你再還我也不為遲。」挹香聽了綺雲這許多傷心的話，不覺掉下了無數淚兒，只得暫為收了。又訂以明日一早再來，方始別去。

不知綺雲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